

作家园地

发人警醒的生态报告

◆李朝全



李青松是一位有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意识的报告文学作家。他是林业系统的一名官员,保护森林、植被、生态是他的工作职责。与此同时,他又用自己手中的笔,长期孜孜不倦地描绘我国生态建设、绿色文明建设的新进展、新成就,写出了多篇产生良好社会反响的生态报告。《薇甘菊》这篇新题材独特、独家,主题事关国家植被安全、生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

将一种普通植物作为作品的主角,这在文学创作中相当少见,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更可谓绝无仅有。而薇甘菊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植物,此前大多数人都对其陌生的植物,竟然具有如此严重的危害,令人始料未及、措手不及。作者及时地关注薇甘菊,第一时间向读者与社会公众报告和传达了薇甘菊以及其他外来物种对中国生态的严重影响

响等重要信息,使这篇作品带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指向性,意义深远。

外来物种的影响,不仅对中国,对于其他国家亦是如此。人为地引进一些外来物种,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危害。就像入侵中国森林的美国白蛾和松材线虫,给我国广袤的森林带来了严重破坏。松材线虫病甚至逼近了黄山著名的迎客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安排一支专门的森林部队来日夜守护着这棵迎客松。而中国鲤鱼大闹美国河流甚至逼近其五大湖,亦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事件及生态事件。由于人类认识上的短缺,也由于对外来物种可能的危害了解不足,外来物种的“入侵”与破坏情形已经相当严重,无疑值得人们高度警醒和警惕。

然而,作者的书写并不止于此,并不是简单地呈现生物危害。他还进一步深入思考人类应该如何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根本问题。薇甘菊,一种非竹非木、亦草亦藤、看似柔弱娇嫩不起眼的植物,却能绞杀它周围的其他植物,甚至是高大的树木。谁敢忽视自然界的任一微小生物,都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是,事物的利弊都是相对的。薇甘菊也有美丽的外表,或许也可以被作为自然和生活的点缀,也能开发出食用或药用

价值。每种生物其本身并无所谓对错、好坏,关键在于人类对待其的态度,人类如何遵循自然规律,如何创造性地利用它。作者的这种思考立意高远、见识广泛,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思想性和反思性特征。

李青松的报告文学大都具备散文化特点,具有独特的诗性和韵味。他对于薇甘菊生物入侵中国的描写,也采用了一种娓娓道来、从容自如的讲述,注重综合运用典型事例、有说服力的数据、富于文采的语言来表达自己之忧思,传递自己的思考,对于读者的阅读具有较好的带入感和引导性。

作家简介

李朝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党支部书记、理论处处长,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副秘书长,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理事。著有理论专著《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长篇报告文学《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少年英雄——20名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的故事》、《春风化雨——当代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纪实》,中篇报告文学《震后灾区纪行》、《你也可以这么好》,传记《世纪之交——巴金与冰心》、《徐光宪的故事》等。

那些美丽的外来“杀手”

◆张春燕



传播:薇甘菊是已被列入世界上最有名的100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也被列入中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它的种子细小,基部有冠毛,凭借风力、水流、动物及人类的活动而传播,也可随带有种子、藤茎的载体、交通工具传播。

危害:薇甘菊生长迅速,茎节随时可以生根并繁殖,具有丰富的种子;能快速传播并覆盖生境,对森林、农田、经济作物甚至园林绿化产生巨大的危害。



传播:原产于墨西哥,自19世纪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在世界各地引种后,因极强的繁殖能力成为全球性入侵物种。紫茎泽兰具有长久性土壤种子库,是强入侵物种,繁殖强、耐贫瘠。传播途径多,易成为群落中的优势种。

危害:紫茎泽兰入侵林地、牧场和菜园、果园等经济林地,严重可导致更新造林保存率明显下降;幼树衰弱,甚至死亡;严重抑制树种的天然更新和森林恢复;影响苗木生长,使经济林推迟投产;严重降低草地和牧场的牧草产量。



传播:1930年传入中国,是危害性极大的入侵物种,被列为中国首批外来入侵物种。生长在池塘、沟渠、河滩或旱地、水田、果苗圃等地。

危害:阻塞航道,影响水上交通;排挤其他植物,使群落物种单一化;覆盖水面,影响鱼类生长和捕捞;危害农作物,使其产量受损;在田间沟渠大量繁殖,影响农田排灌;入侵湿地、草坪,破坏景观。



传播:水葫芦是一种具有双面性的生物。最初作为观赏植物引入中国。花朵呈多棱喇叭状,花色艳丽美观,繁殖快、管理粗放。但另一方面,由于其过度繁殖、抢占水面,又带来诸多危害。

危害:堵塞河道,影响航运、阻碍排灌、降低水产品产量;破坏本地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大量水生动植物死亡;植株大量吸附重金属等有毒物质,死亡后沉入水底,造成水质二次污染;大面积覆盖水面,影响周围居民和牲畜生活用水。

流光飞舞

蹲进四月麦田的女人

◆陈贻平

那个春天的四月,顶一蓬华发的女人,背负四月的阳光和和风,背负自己大半生的愿望,背负家园和儿女们的期待,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蹲进绿油油的麦田,上半身前后左右四下里倾斜着。

她在干什么呢?为了每一根麦苗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干干净净地成长,她正在一丝不苟地拔除杂草呢。

麦田上空,四月的阳光多么明媚,这个青衫大褂的女人在四月的阳光抚育下,又是多么静默啊。她跟自己密密麻麻的心思唠叨,跟自己亲手播种后长出的麦苗,同时也长出的杂草计较。

这个一声不吭的女人,熬过了众多风风雨雨,蹲进阳光温暖的大地,蹲进绿浪涌动的大片麦田,左手和右手在依然明亮的目光掠过,又掠过过去的黑看,几乎同时伸进麦田,伸进与麦苗挨着肩、比个头的杂草。

她注定每年都要心平气和地走进春天的深处,伏在四月的光芒中,让四月柔美的时空包裹,让四月葱茏的麦苗及其长势淹没。她也注定要面对苦苣、灰菜、麦茬儿、芨芨草、冰草等大量不受欢迎,却偏偏前来浑水摸鱼的杂生植物。

每当这个女人盯死了这些可恶的外来物种,她便稳当地快捷地用枯瘦的手指攥紧了,谨慎地拔出来,因为担心损伤了麦苗,她也将干瘦却有力的拇指、中指和食指头憋足了劲,齐齐叩进麦苗与杂草之间裹着杂草的土壤里,很快触到根部,再立马并紧了,一下子挖出来,也同样用力道,却又小心翼翼去做,生怕坏了麦苗的嫩身子。

在岁月年复一年的歌唱中,这个女

人逐渐老去,阳光的暖和生活难总是交织着,将她的脊背在快乐和艰辛中,在光阴不知不觉的流逝中,一次又一次压弯。

在大片的麦田中,这个女人总是专注于欣欣向荣的麦苗,却又分心于野性勃勃的杂草。她常常在自言自语中心疼茁壮成长的麦苗,如同心疼自己的骨肉;唾弃掠夺肥力、空间、阳光、雨水的杂草,如同唾弃心怀叵测的恶人。从这个女人身上,我悟出了书本中没有的道理。

这个女人四月的麦田拔草,就像一只吟着岁月小曲的老船,在和风推出的绿浪里缓缓划行。她期冀什么?还不是盼着一家老老小小身体健康,儿女们滋滋润润过日子,盼着自己已经年的苦变成亲人今后的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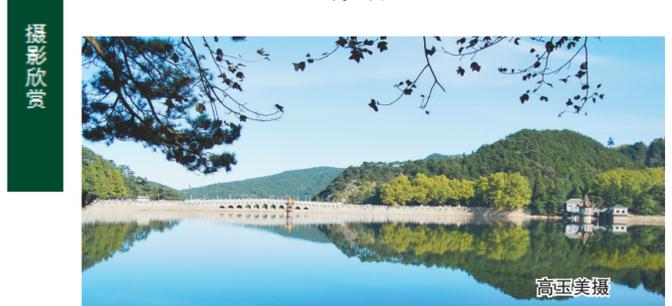
这个女人,就是生我养我的娘,她生前照看我平平安安地走过了36个春天的每一个四月,照着我浑身的骨骼在每一个四月伴着麦苗一天比一天硬实。我奔流的血液在每一个四月伴着麦苗一天比一天欢畅。我生命的意志在每一个四月伴着麦苗一天比一天坚强。我并不遥远的理想在每一个四月伴着麦苗一天比一天美好。

在36个春天的每一个四月,娘每次都要蹲进翠绿的麦田,一根一根拔除杂草,她也随之拔掉了属于自己的时光,却从来都不后悔。

如今,我的娘亲已经离开我9年多了,但是她蹲进麦田拔草的姿势和情景,将永远鲜活着我的记忆,渗入我的骨血,给健在的亲人不断奋进的营养和力量。

庐山记忆

◆高玉美



翻照片时,找到一张庐山风光,便又回到记忆深处。那是一张在庐山湖边拍摄的照片。美丽的小亭屹立湖中,既可供人休憩,又可汲水和泄洪,设计之精巧让人叹服。庐山四面环山,中间建有庐山大桥,站在桥上观风景,眼前山清水秀,湖水清澈洁净,青山秀水滋养着山上牯岭镇的一万多居民。

水含情,山含笑。登上含鄱口,于庐山上观日出。只见清晨的鄱阳湖上晨光熹微,天水一色,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霞光万丈,半壁河山成了浓墨重彩的油画。直至日高万丈,此时的油画仍然很美,不断演绎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身临其境,不禁贪婪地欣赏着周围的美景:静静的青山,奔腾的水流,岭上的树木拔地而起,高大参天,近浓远淡,近绿远青。

据说庐山这一个山头就有3000多种树。伴着碧绿青翠的草地,满山遍野的野花,诉说着蓬勃自然的生命奇迹。路边不时看到女士头上戴着花环,这是当地妇女采摘野花编织而成的。

玩兴大涨,索性乘坐缆车半空飞行。缆车上放眼远望,然而天地云雾蒙蒙,似入仙境,果真“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云雾缭绕,如梦似幻,就在刹那间,天地陡然清明,雾气弹指间散去。一挂清川遥系山间,气势如虹,蒸腾起水雾磅礴。这大概便是庐山瀑布。已执教鞭30年,无数次在教室里领着学生背诵这首《望庐山瀑布》。而今见到真景,说不出的感慨万千。

下得山来,到西谷的如琴湖边漫步,这湖因形如琴而得名。走在湖上木制的曲折长廊桥上,游人如织,笑靥如花。湖中的水草,岸边的野花,山上的绿树,无不生机盎然,相映成趣。

在庐山仅短短一周,却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回忆。那就是:庐山峰岭多连绵,浓绿青黛分近远。久闻此山多浪漫,识真颜后更魂牵。

《薇甘菊》为何能上好书榜

◆李青松



薇甘菊是一种外来生物。它具有多面性,既婀娜曼妙,又疯狂贪婪;既隐忍蛰伏,又蛮霸凶残。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薇甘菊正是可遇不可求的好题材。

因工作关系,我从认识薇甘菊到创作出报告文学《薇甘菊》也就仅有半年时间。有专家跟我说,我们天天跟薇甘菊打交道,怎么就没有写出你那样的报告文学呢?我笑了。其实,文学创作跟对一个事物认识的时间长短几乎没有太大关系,灵感是瞬间激发出来的,不是天天在一起熬日月熬出来的。

我之所以创作《薇甘菊》,最初的灵感来自于一位专家的一句话。那位专家叫常国彬。当时,我们正在中缅边境考察外来有害生物防控情况。常国彬指着一种开白色小花的植物说,这就是植物杀手。他扯断一节一边递给我看,一边说,它蔓延速度极快,被学者形容为“一分钟生长一英里”,遇树攀援,遇草覆盖。我问:“它叫什么?”他说:“薇甘菊。”

突地一下,我像被电击了一样,瞬间决定要创作一篇有关薇甘菊的报告文学,不但要呈现薇甘菊的恶,也要呈现薇甘菊的价值,以及薇甘菊的美。

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说:报告文学七分跑三分写。我沿着滇缅公路进行了点与面相结合的纵深采访。回头又去珠江三角洲薇甘菊危害的重灾区寻找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又与多位专家在现场进行讨论交流,收获颇多。光是田野调查笔记就记了厚厚几本。由于前期采访扎实,开笔创作的过程便特别顺利。

其实,在创作《薇甘菊》之前,我一直在积累素材,打算创作一篇外来物种入侵中国的报告文学,只是没有找到切入点,不知从哪里入手写起。遇到薇甘菊之后,我一下找到了那个切入点,终于可以借助薇甘菊,把我对生物的“害”、“利”、“美”的认识,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了。

《薇甘菊》是个中性题目,因为我不想把它定性为害,我们对它的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特别令我意外的是,这篇作品引起了博物学界和科普界注意。它既上了2015年6月中国好书榜,也上了2015年中国博物学荐读书目。

更让我意外的是,《薇甘菊》还被列入首都图书馆公布的“2015年请读书目”。据新京报报道,这份30册书目是由50万次的投票,近40位文化学者的两轮评选,结合多家书业机构排行榜后形成的。

其实,生态问题是描述人类生存状况的基本尺度,生态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人心如何,自然就如何。我们怎样对待自然,自然就怎样对待我们。自然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出我们的灵魂,照出龌龊和丑陋。当然,也能照出善良和温暖。

在创作《薇甘菊》的过程中,我思考更多的是如何除害,而不是如何利用的问题。可惜,目前对薇甘菊的利用几乎还是空白。《薇甘菊》发表后不久,一位搞菌类培育的专家找到我,她说利用薇甘菊可以培育出特大口蘑。我问有多大?她说一丛可达42斤,单朵可达一斤二两。后来,她还专门托人捎来一丛特大口蘑让我品尝,我放在厨房角落里,由于每天事务繁杂竟然遗忘了。

一个月后发现时,那丛薇甘菊特大口蘑还是那么新鲜如初。它居然有如此强悍的抗氧化能力?它的肌体上一定藏着不可思议的基因。科学家说,研究某一物种如同跟某一类人相处一样,了解越透彻越容易相处,也就越容易发现对方的价值。了解了一切,也就原谅了一切。

《薇甘菊》的最后一句话,我用了破折号。“美,可以使我们返璞归真——大自然,那里原本就是我们的起源。”我喜欢用破折号,而在这里用破折号却别有意味。因为破折号代表着持续不断的过程——同时,它还能够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

作家简介

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家。代表作品有:《遥远的虎啸》、《告别伐木时代》、《一种精神》、《茶油时代》、《大兴安岭时间》、《开国林垦部长》等。曾获新中国六十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孙犁文学奖、呼诺达生态文学奖。系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赵苏环保画



赵苏是一个业余绘画的人,退休前,他的笔是用来写新闻稿的。赵苏,前新华社记者、大校军衔,也是不折不扣的环保人。他画的环保画多为国画形式,生动、写实,充满思考。绘画的纸张来源于废弃纸盒或包装盒的底板,画完后需用透明薄膜包好,否则不易保存。所画内容则反映环保大小事,如描写气候变化,他却淡彩描摹几只大甜瓜,标题旁写:气候好,瓜甜蜜。

春天来到,草长莺飞。人们踏青时,往往忽略对草坪的保护。他仿照广告宣传画的形式,只用局部构图,特写了奔跑孩童的脚,昭示人们:小草精神默默无闻,吸尘放氧路之何忍。

难能可贵的是,赵苏虽然已经77岁了,但他对记者说,还要继续画下去,还想到学校、社区去宣传环保、呼吁大家保护环境。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愿人们心中常驻绿色。

春燕